

嶄新的一代



嶄新的一代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 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嶄 新 的 一 代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 1805 字数 16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9}{16}$ 插页 1

1966年2月北京第1版

1966年2月上海第1次印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 1-100000 册

定价 (2) 0.50 元

序 言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创办已經将近八年了。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共大的全体干部、职工和师生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之下，在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之下，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革命，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了一个大学与中等技术学校并举而又以中等技术学校为主的半工(农)半读学校教育网，并建立了一个生产自给的家底。八年来为建设江西的山区和农村培养了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

正是由于共大在推行半工(农)半读教育事业中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它在我国人民中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人们都渴望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以便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学习有用的经验。人民文学出版社所选辑的这一本文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要求。这里选辑的十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绘了共大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字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亲自参加共大的缔造和建设的战士，所以这个文集里的文章，与其说是散文，勿宁说是战斗的诗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怎样把湖滩荒地围垦成新秧满望的稻田；怎样把据说只能在北国栽培的葡萄，引过大江，使它在南国结实累累，成为山区的“玛瑙园”；还可以看到成批的知识青年经过怎样的培养锻炼成长为建设山区的尖兵。同时这些文章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共大是怎样把开发山区同建设学

被結合起来，把改造自然同培育新人結合起来，把知識分子革命化、劳动化同刻苦頑强地掌握科学技术結合起来。共大的創建和发展过程，是两种教育思想的斗爭过程，也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

現在全国各地都兴办了半工(农)半讀学校。这些学校的生长过程与江西共大一样，是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江西共大虽然創辦已近八年，但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新的困难，我們希望江西共大的同志以及各地半工(农)半讀学校的同志，都能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乘风破浪，知难而进，实事求是，总结經驗，按照“认真劳动，认真讀書”、“既出产品，又出人材”的要求，为培养又紅又专又健康、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新型劳动者，**为促进技术革新、生产发展**努力把学校办好。在共同的新的战斗历程中創造出更多更加壮丽的詩篇来。

段 洛 夫

1965年12月24日

目 次

序 言 段洛夫 (1)

英雄的大茅山 方志純 (1)

踏查記 馬 力 (11)

“我們是井岡山人!” 呂云松 (20)

扁担師傅 黃 岩 (26)

老桂新芳 丁潤生 (31)

大路凌云 云山分校創作組 (36)

圍堤歡曲 郑 堃 董培林 余印根 (78)

高山紅花 胡加旺 张育森 (92)

嶄新的一代 傅輝年 (108)

新的里程 喬兴中 张育森 (131)

永远向前 卜 灵 (145)

仅仅是开始 徐丽林 (164)

雨后春笋 叶 針 (174)

寬广的路 吳南凱 (182)

一代新人 罗 兰 (191)

朝 阳 春 潮 (204)

生活在召唤 春 潮 (211)

林海新兵 张育森 李炎錫 林光超 陈国鈞 (223)

英雄的大茅山

方志純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我又来到了大茅山。

风刮着，雪飘着，雨下着。就在风雨交加的寒冬里，我和一些干部到了大茅山脚下的花桥村。大雪覆盖着大地，四季常青的大茅山，也变成了银色的世界。第二天，吃过早饭，天还下着濛濛小雨，我們的队伍就出发了。經過小茅山、猴子洞，沿着当年紅軍和游击队經常出沒的一条小路，上山探測山区情况。路多年沒人走，已經长了一人半高的杂草，要用两手撥开才能前进。大茅山虽然遭受了敌人的严重破坏，但它仍旧那样美、那样富，到处是蒼翠的山林，清香的腊梅和茶花。面对这片富丽的山景，同行的干部个个都高兴得笑起来、叫起来，大家对开发这座宝庫的信心和干劲更加足了。

我一面探測，一面想着过去。仔細辨認哪一条路过去曾經走过，哪一块地方过去曾經和敌人打过仗。这里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曾經和同志們在这块山头上共同战斗过。我第一次上山是在大革命失敗后被“逼上梁山”的，那时敌人封鎖，首先是粮食发生了問題。这里的群众就在夜里偷偷地将米藏在竹子里，敌人来了只看到成片的竹林；我們一打开竹兜上的泥巴，白花花的大米就象水一样流出来，有时里边还有情报，我們都称它为天然粮囤。我們的队伍一回来，群众什么都准备好了，柴米油盐、床鋪，甚至扇子（冬天是火盆），我們就象回

到自己家里一样。時間雖然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哪里有一條溝，哪里有一棵什么样的樹，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即使是這裡的一草一木，一丘一壠，至今我仍對它有着深厚的感情。

第三天，我們經排前村繼續往烏風洞走去。烏風洞，是大茅山的心臟，地處深山，村莊稀落。境內峰多、山高、谷深、坡陡，主峰四角屏海拔一千八百多米，高聳入雲。說起烏風洞這個地名的來歷，還有一段水滸式的傳說故事：在宋朝時候，有位農民領袖名叫烏風，為了反抗當時封建統治和殘酷剝削，他召集了數千貧苦農民在這裡建立了一支除暴安民的隊伍，經常去到德興、樂平、婺源、弋陽、上饒、橫峰等縣攻打封建衙門和惡霸地主。他們每到一處，首先把被囚禁的無辜農民釋放出來，然後將沒收來的金銀財物和糧食沿途散發給貧苦人家。烏風死后，埋葬在這兒一個山洞里。人們為了紀念他，就將這周圍六十多公里峰巒重迭的山谷取名為烏風洞。

我們來到烏風洞，農民們聽說我們是來開發和建設大茅山的，而帶隊的是當年和他們的父老、兄弟在大茅山打游擊的小老方（這裡的群眾叫方志敏為老方，叫我为小老方）時，都很興奮，立刻在一個四面避風的竹房子內為我們點起一堆火。圍着熊熊的火堆，大家盡情談了起來。

“你就是過去在這兒打游擊的小老方嗎？”

“是呀！不象嗎？”

“仔細看看還象，就是頭髮白了。”

“三十多年了，現在不是‘小’而是‘老’了。”

我詢問他們的生產情況和生活情況，他們都笑着說“好！”可是當我向他們探聽過去跟我一起打游擊的一些同志的情況時，得到的回答使人非常難受——他們幾乎全部犧牲了。農民李旺才還告訴我他親眼看到的一樁慘事：一九三五年七月

的一天晚上，敌人把整个烏风洞的村子包围了。只有他一个人跑出来躲在另一个山头上。不多一会，只听得“达达达”的机枪响，接着是冲天的火光，一团团黑烟从平靜的山谷中冒出来，在烏风洞的上空随风飄散。第二天早上回村一看，天哪！村庄遍地都是同志們和乡亲們的尸体，全村八十多戶人家，大大小小三百多人和一些干部与伤病員，全被敌人杀死了，整个村子的房子也烧光了。从那时候起，这里再沒有一戶人家……。李旺才說到这里，声音哽咽得說不下去了，我也感觉到鼻子发酸，眼睛发潮。为了怕引起大家过分伤心，我提議唱个歌。

“新歌我們不会唱呀！”

“不会唱新的，唱旧的也行嘛！”

于是大家围着火光，你一句我一句唱起土地革命时候的歌子来了。三十多年了，許多歌詞已經記不清楚，大家就湊和着唱：

同志們快来拿着枪，
我們是工农的武装；
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
要創造苏維埃共和国；
敌人发抖了，
我們向前冲！……

嘹亮的歌声，冲破了这寂靜的山林。歌声唤起了我的回忆，三十多年前的旧事又一幕一幕地在我脑子里重演。我曾在这深山密林里，手握着火枪度过多少不眠之夜，曾經多次爬过烏风洞最高峰，那时候，这里到处是紅旗飄揚，歌声四起，整个山谷充满着革命的、欢乐沸騰的景象。紅軍北上抗日先遣軍

轉移陣地以後，據說邵伯平同志仍在烏風洞這一帶領導群眾打游擊。後來他病了，而且病越來越重，行動時大家就抬着他。有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把他抬到了森林中，他要求休息，又請求大家扶他起來。這時他面帶笑容有氣無力地向大家說：“我已經不行了，務請你們轉告廣大群眾和同志，革命一定會勝利！紅軍一定會打回來！”就這樣，他的呼吸停止了！同志們就把他安葬在這深山密林里。邵伯平是邵式平同志的胞兄弟，也是贛東北蘇區的領導人之一，他那对党無限忠誠、堅韌的毅力、勇敢的气概、樂觀的精神，是永遠長存在同志們心中的。

第四天，我們離開烏風洞，向塘灣、北岸和繞二墩繼續勘察。這裡的群眾受敵人的殘害實在太深太淒慘了。一路上，很少見到原來的房子和人家，只見斷垣殘瓦。我找到了我過去住過的地方，房子沒有了，只剩下幾塊階石，石縫里長着亂草。我又找到過去紅軍和游擊隊員們常常爬上去摘楊梅吃的那棵楊梅樹，樹已經長成半抱粗，可是當年吃楊梅的人呢？——他們已經不在人世了。當年美麗的茶山已荒的荒了，燒的燒了，只剩下少數紅茶樹被蔓藤緊緊地纏着。這些茶樹，很多是當年的紅軍和游擊隊員們栽的，看來它們也同樣受了敵人的摧殘。

正打算離開繞二墩，動身到新營去的那天早上，有幾個農民忽然跑來對我說：“劉水生來了！”“劉——水——生！”我呆了一下，是不是當年冒着生命的危險，從敵人手里救出方志敏同志的愛人——繆敏同志的那位游擊隊員？我一看正是他。劉水生提了滿滿一籃子雞蛋，看到我，沒有講話先流淚，硬要我將一籃子雞蛋收下。我千謝萬謝，只拿了一個。這個雞蛋，是領受老根據地人民对党、對革命最忠誠的心意。

由繞二墩轉到新營。新營是德興縣最大的村子，過去是反動派的據點。當年為了解放這個村子，我們與敵人在一起打過好幾仗，犧牲了不少同志。我找到當年同志們犧牲的地方，同志們的血跡早已被成年累月的雨水和沙土所沖刷、掩蓋了，可是這些犧牲了的同志的聲音、笑貌，卻一時之間又在我腦子裡湧現。我輕聲呼喚着這些為了人民、為了階級、為了黨的事業，流盡最後一滴血的烈士的名字，同時又想到志敏同志在他的《我們臨死以前的話》那篇遺言里所說的話：“我們是共產黨員，為革命而死，毫無所怨，更無所懼……我們臨死前，對全黨同志誠懇的希望，就是全黨同志要一致團結在中央的領導之下，發揚布爾什維克最高的積極性，堅決性，創造性，用盡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學習列寧同志‘一天做十六點鐘工作’的榜樣，努力為黨工作……在此時，如有那些同志不執行黨的決議和指示，而消極怠工，那簡直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而是冒牌黨員。這樣的人，是忘記了國民黨囚牢里有好幾萬黨的同志，正在受刑吃苦，忘記了國民黨的刑場上，黨的同志流下的斑斑血跡，忘記了我們主力紅軍正在川黔滇湘艱苦的战斗，更忘記了千千萬萬的工农勞苦群眾正在啼飢號寒無法生存！”想到他這些遺言，就好像他還活着的時候面對我們說話一樣。而我还活着，在革命取得勝利後的今天，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中，我還有什麼理由不去更多地為黨為人民做些工作呢？只有這樣，才能完成先烈未完成的事業。這時，我禁不住轉過身對同來的幹部們說：“同志們呵！大茅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我們先烈的鮮血，他們為了人民的解放，為了祖國的富強，為了黨的事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敵人破壞，我們建設，而且一定能夠把大茅山建設得更美麗，更幸福，也只有發揚革命先烈的忘我精神，迅速把社會主義建設好，才能對得起我們

的先烈！”

当我们分三路把山区探测完毕回到花桥的时候，周围远近的群众纷纷拥到这里来，敲锣打鼓来开欢迎大会。农民们看见我们第一句话几乎都是：“啊！毛主席没有忘记我们，红军又回来啦！”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有的紧紧抓住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哈哈大笑。我懂得这是最真挚的感情。这一哭一笑，包含了老根据地人民对党最深刻的想念和感情，而我，也象回到了家里，和自己的父母姐妹久别重逢那样，感觉到无限的温暖、亲切。

欢迎会上，我告诉大家说，三十年前我们上大茅山是被敌人逼上山的，而这次上山是党派来帮助你们把大茅山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山区的。群众听了，高兴到了顶点，他们再一次深情地说：“共产党、毛主席没有忘记我们山区的人民。”

在大茅山的周围，我先后访问了许多家庭，也见到了当年还是健壮的山乡妇女，今天已满头白发的叶大娘。在大茅山打游击的几年当中，我经常住在叶大娘家里，她象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那样对待我，问饥问寒，为我担惊受怕，晚上，等我工作完了睡觉的时候，她总喜欢守在我的床边，两手托着腮，亲切地望着我，一直要等我闭上眼睛，才轻轻离开去睡觉。这次叶大娘见了我，不知道有多喜欢，她还是把我当成孩子，把我拉到她的跟前，抚摸着我的头，然后感慨地说：“三十多年了呀！当年你住在我家里时还是个年轻后生，现在头发都白啦！”接着又悲痛地告诉我她的火仔牺牲了，可是又不等我开口劝慰她，又自言自语地说：“唉，有你们在也是一样，你就是我的儿子，这么多年啦，我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话说得很平常，却那样真诚，我觉得我的心在激动，啊！叶大娘——我们

敬爱的革命母亲。

我还见到当年山上的紅軍游击队员黃銀庆。这位老人已經七十多岁了，可是身体还很健康，革命的意志还是那么堅定。他見了我，便有趣地問我：“志純，还記不記得那年你帶領我們去挖百万富（当地有名的土豪）家地窖里的地財？可恨沒挖到，原来这家伙把它藏到別的地方去了，气得大家直罵他的娘……”

我怎么会忘記呢？对大茅山的每一块地，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我都还清楚記得。

这三年多来，我曾經几次来到大茅山，每一次，我都会敏銳地觉察到这个山区新的变化，从而常常会引起許許多多的感触。过去，这里的山岭上曾經飄揚着革命的紅旗，現在，蜿蜒百余里的山峰又到处披上了建設的新装。

建設大茅山的英雄們，高举着建設山区的紅旗，踏着当年老紅軍走过的山間征途。他們初上山时沒有房子住，一百多人挤在一間上面通天、四面通风的小屋里，数九寒天冻得不能入睡，只好燃起火堆围着取暖，沒有絲毫动摇和怨言。他們从深山里背回了一根一根的木材和毛竹。用自己汗珠拌着泥和土烧成一块块磚瓦，砌成一栋栋楼房。他們說：“針大的困难，在胆小人看来比房梁还粗；山大的困难，在坚强人的面前不过是块絆脚石，一脚就踢开了。”現在他們果真踢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路。

花桥的变化最令人惊异。这里已由原来几戶人家的破落村庄，变成了一万多人口的美丽的山城。依山靠水，新建起来了整整齐齐的楼房，这里有：百貨公司、邮电局、大茅山飯店、文化館、办公楼、礼堂、学校、幼儿园、职工宿舍、医院等。在大

茅山医院和学校之間，还新建了一个新村，老革命同志有的已搬到新村居住。他們說：“这里办了垦殖場，社会主义上了山。”順着寬闊的馬路向东西伸展，花桥以东的楊村和以西一公里地方，是花桥的工业基地，著名的大茅山楊梅酒就出产在这里。

五月，正是楊梅丰收的季节，紅的、白的、紫的，把大茅山点綴得更加瑰丽，真是“五月风吹十里香，青山紅梅看不厌”。然而多少年来，滿山遍谷的楊梅一直沒有得到利用，成熟以后，随风飄落，变成污泥。建場以后，职工們在这里盖起了酒厂，就是这个簡陋的酒厂，不仅生产出聞名远近的大茅山香美酒，而且还生产果干、果酱、果汁等数十种产品。

在花桥，处处使人感觉到社会主义建設的战斗气息。白天，街市上是川流不息的汽車和人群，熱鬧喧騰；工地上，大卡車載着建筑材料疾駛奔馳而过，建筑工人們战斗在脚手架上，木工車間沉重的斧鋸声，鍛工車間传出铁錘的叮当声，制材厂的电鋸发出尖嘶声，还有馬达的嘟嘟声……所有这一切，描繪出一幅新山城的建設图画，交織成一支雄壯的战斗进行曲。

我特別喜爱山城的夜景。每次到花桥，总是願意晚上出去走走。滿山的电灯閃爍着燦烂的光芒，一眼望去，好似銀河落地，把山城的上空照得通明。妇女們在电灯下做針綫活，她們說：“看得准，做得快，一晚能抵大半天。”孩子們在电灯下溫习功課；老年人聚集在喇叭底下听文娱节目。在田塍上、小溪边漫步的青年男女們，兴致冲冲地談論着一天的工作和学习，暢述着大茅山的建設成就和发展远景。医院里，发射出夺目的灯光，白衣战士正在为捍卫山区人民的健康而紧张地工作着。

新的建設象春天的新苗一样，到处萌苗出来了，烏风洞的

建設就是一例。一九五七年我上烏風洞，翻山越嶺，整整走了三天。我以後再去烏風洞的時候，却是坐着汽車從登山公路直達最高峰。汽車在登山公路上，依着山壁，盤旋而上，翻過烏風嶺即達烏風洞。坐在疾駛的汽車里眺望，藍天綠山連成一片，其景如畫。為了修建這條公路，建設者們曾經在這裡奮戰了幾個月，搬填了好幾十萬土石方，架起了無數座橋梁。

大茅山人每當談到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大茅山分校時，總是懷着特別激動的心情，用特別興奮的語調稱贊它發展的快。它為大茅山的建設源源不斷地輸送新的力量。我每次到大茅山來，總要到這裡看看。學校校址，是在綠色竹林里，隨着綠竹的搖擺，時隱時現。

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是我省大躍進中教育上的一項新的創舉，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創辦起來的。三年來，這棵新生的幼苗，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光輝照耀下，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撫育下，已經葉盛花開，散發出清新的香味。全校師生員工，用勤勞的雙手和頑強的革命意志，一邊建校，一邊生產，一邊教學，一邊研究，克服了種種困難，自己創造了教學條件。他們把竹林當課堂，大地當紙張，用鋤頭和鐮刀寫下了美麗的詩篇，用雙手改變了荒山的模樣。

“六山二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是我省地形的概況。江西的山，是紅色的山，撫育着革命的人民，在過去漫長的年代里，他們對革命有着卓越的貢獻。

沉睡多年的千峰萬谷蘇醒了，山區糧食生產面積天天在擴大，禽畜天天在繁殖，機械天天在增加，山區新村一個一個出現，人民的生活天天向上……，幾年之後，許多地方將出現：樓台矗立、街道寬闊、煙囪林立、車輛往來、水色山光、花香鳥語的社會主義的新山城。正如方志敏烈士在二十多年前偉大

的預言：“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創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貧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烈士的这些理想，已經或正在变为现实。美丽的理想，美丽的远景，来自千万人的心願，因此，也一定为千万人的劳动和智慧所实现。在今天，有着伟大英明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着聪明、勤劳、勇敢的人民，高举着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理想一定会被现实所代替，我相信，不要多久，我省的这“六山”将成为我們錦綉河山的一朵鮮花，它佩戴在社会主义祖国的胸前，散发出芬芳，閃耀着光輝。

踏 查 記

馬 力

一九六〇年九月，云山垦殖場党委根据新的扩場計劃，派我領着一个人数不多的规划队，在浩瀚的鄱阳湖濱，进行建立农田水利系統的勘测設計工作，为我場开辟又一个新的生产基地。經過一冬苦战，各項初步的田間工程都已基本完成，开春以后，新垦的湖田也都插上了嫩綠的禾苗了，我又被調回总場。

我搭上了回总場的拖拉机，自东而西，沿着修河急馳。就要見到分別多时的李書記了，我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激动。遙望着滿山花果、遍地庄稼、房屋櫛比的山区，眼看着我們垦殖場建場三年来一天天地发展、壮大，不由得使我回忆起許多可貴的往事。

这正是我們在三年前走过的路。一九五八年，上山后的第一个春天，那时候这里还是荆棘遍地，野草丛生。李書記——当时的副場长，領着我們，就是从这条路出发，踏遍了修河北岸的丛山峻岭，开始了我們宏伟的山区建設工作。也就是在这里，我初次認識了这位我們敬愛的場首长。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我和全省五万多名下放干部一道，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从省里下放，分配在城山分場参加劳动鍛炼。在一个严寒的日子里，夹雪的北风呼呼地吹着，扫在脸上好象刀割一样。但是我們这年輕的一群，却充滿了